

【人物志】

余秋雨：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 本报记者 徐静

去年年底,文化史家、作家余秋雨自称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出版,但此后的他依然忙碌。国际读书日当天,余秋雨在喜马拉雅APP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化日课”,计划用一年时间为订阅者普及中国文化史。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很多朋友说,多年不见,你终于重出江湖了。其实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回来了。”从纸质畅销书到电视节目,再到时下最火的音频付费,自称一直游走在文化苦旅上的余秋雨,似乎每一步都踏准了节拍。

你们看不到的这些年

今年72岁的余秋雨头发花白,但在网上看他和黄执中的喜马拉雅直播,反应还是很快,应答流畅,逻辑清晰,两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最佳辩手黄执中反而像个学生。姜还是老的辣。毕竟余秋雨当年成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点评嘉宾,被主办方称为“华人世界最会讲话的人”。

我们了解的余秋雨,是《山居笔记》里的余秋雨,是《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是凤凰卫视上的余秋雨,是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上的余秋雨。那是哪一年的余秋雨?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余秋雨。

近十年来,余秋雨没有在媒体上高频出现,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停下来。“在你们看不到我的那么多年”,余秋雨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以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地方讲授中国文化,又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了两年教授,还在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又成立了秋雨书院,要他培养中国文化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整天写,整天写,太累了,我每本书都

要有自己的感受,要考察,我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考察了。”去年出版《泥步修行》时,余秋雨说这是自己的封笔之作,不会再写。但年过七旬的他并不OUT,尽管很少上网,但看过《琅琊榜》,喜欢歌手华晨宇的余秋雨很清楚,现在读者阅读的方向改变了,他们更喜欢的是听。“我也算与时俱进,来做这个音频节目。我不会按照一般教科书和历史书的规范来讲”,余秋雨表示,他想讲的是能和西方文化形成比较的中国文化史,是定位于世界坐标的中国文脉,这些观点来自于连续几十年的实地考察和一路思索,因此不会与别人重复。

做“中国文化日课”,余秋雨都是一边写文稿,一边录音。针对当下很多学生通过唐诗宋词去了解中国文化,他认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需要有世界坐标。为什么莎士比亚、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这些人被全世界接受?我们不太讲莫扎特是哪个国家的了,莫扎特就是莫扎特。中国的文化一定要选择最佳的,用世界的眼光来普及,要优中选优,这样才对得起这么匆忙的时代。



天生拥有讲故事的能力

在新开的音频试听中,余秋雨讲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才会产生着魔一样的精神淬砺。”这种精英式的话语表达,颇得复旦大学文学博士顾文豪的欣赏,在这位音频内容高级制作人看来,余秋雨有一种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

余秋雨说故事的能力,的确非一般作家能比。

《文化苦旅》的策划编辑王国伟与余秋雨相识于1983年。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他几乎见证了余秋雨事业和仕途的整个上升期。他曾经专门写文章回忆了这段过往:《文化苦旅》开始是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但只能放到该社已出版多年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显得小气。一次,王国伟去余秋雨在龙华的家,看到书稿扔在

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出版社各种色笔画改改的痕迹。王国伟看过原稿后,认为余秋雨很有讲故事的能力,每一篇散文里都有一个故事结构,故事简单,脉络清晰,让读者顺此脉络进入,轻松有趣。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加上他独特的文字表现力,自然就会拥有读者。

在《文化苦旅》受市场追捧时,也有人批评《文化苦旅》过于煽情,语言太甜等。但《文化苦旅》摆脱了传统散文过于琐碎的写作视角,它的文本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此后,王国伟曾约过几位当今一流的学者,试着写文化大散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都一致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余秋雨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时,在电视荧屏上再一次得以精彩展示。

和这个社会的误会太深

只是这种如日中天,并没有延续太久。随后北大余杰等人的口诛《咬文嚼字》杂志的笔伐、地震“诈捐门”,甚至与妻子马兰经常性的“被离婚”,使得余秋雨身后的光环突然消失大半。

至今在知乎上查询余秋雨,最火的评论依然是“为什么要骂余秋雨?”一位网友这样回答道:余秋雨开创了“大散文”模式,这在文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他从宏观历史中抓取碎片,然后以民族化的视觉去进行情感剖析和解读。《文化苦旅》开篇的《道士塔》,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种视觉的解读一方面非常容易打动人,另一方面却失去了历史本身的厚重和残酷。通俗点讲,就是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煽情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冲击和重建,一方面国人意识到对于利益的追逐,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余秋雨恰逢其时地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讨论文化的门槛。

对于大众的各种质疑,余秋雨表现得云淡风轻。他在《借我一生》一书中曾经提到:“今天我也把射向我的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冲过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待至其收官之作《泥步修行》,有记者特意问,这书名感觉别有深意,是否和您这几年的心路历程有关?余秋雨爽利地答道:“这是一个很阴险的题目,希望我讲我遇到了哪些困难,哪些人来攻击我,不存在,我们走在路上,也是泥步,泥步这两个字,是让我们脚踏我们的大地,讲的是有一些本土感的意思。”

不过,对于余秋雨的封笔宣言,王国伟坦言:“事实上,余秋雨号称封笔已经多次,但从没有封住。理由很简单,如果他放下了笔,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与社会最本质的联系。时至今日,书店书架上不依然摆满着他不停出版的书籍吗?但面对这琳琅满目的图书,我坚持认为,《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所有书里写得最好的书,因为真诚。”

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 晚唐到宋代

【短史记】



郭熙《早春图》,据测定完成于1072年

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显示,中国毫无疑问存在一场文艺复兴。他在此书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时代、之后汉代末年的“知识复兴”,唐代“黄金时代”中佛教的“大发展”及其衰落、大约公元845年灭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古文运动”,以及公元1000年宋代的“复古”。和西方文艺复兴类似,中国文艺复兴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并且两者是平行发展的。

中世纪时的中国,即10到14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11和12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通航难题。

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缓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932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到约1040年。不过,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11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978年的皇官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时代。从12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私人印刷变得繁荣起来,其中不只有佛教经卷,也包括农业和数学的文献,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会算数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宋代政府编辑和印制了标准教材,不只在数学和农业方面,也在医学和战争方面,同时还包括儒家文献、历代史、法令和哲学著作。

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则构成了“所有后来朝代的基础”。在宋代,“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皇帝们自己也会作画,绘画成了一种雅致的艺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伟大实践者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李煜(919—967),他以早期南北画家的作品为基础,成了宋代风景画风格的创立者,他绘制的优雅的世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细、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审美的宽度体现在李煜和另一位伟大画家范宽(955—1025)之间的突出对比上,后者是一位“山人”,他创作了现存最伟大的风景画之一:《溪山行旅图》。

徽宗皇帝曾组建了一所皇家绘画学院,徽宗自己除了绘画以外,也从事诗歌和篆刻艺术的实践。在这所学院,画家们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工作,描绘他们身边的飞鸟与花草。徽宗同时也是与过去历史紧密相关的古文物领域的专家,他的这一兴趣使得制陶工匠们开始以三千年前制造的青铜器的形式复制这些物件。大约在1110年,手稿和石头、青铜与玉上的铭文在宋朝得以编辑,而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文件窥见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画家带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绘画学院中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对自然仔细、直接的探寻——这是在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郭熙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自然的传统。徽宗还坚持系统研究古典绘画传统;他为政府的收藏品所编纂的目录是“确立艺术经典过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个要求是对“一个诗意想法”的达成,徽宗自己的画作就达到了“一种古典的,根植于过去、现实观察和诗理想的美”。

在艺术成就方面,北宋被誉为一个拥有完美的诗歌、纯文学和历史性散文作品、华丽的绘画与篆刻、无与伦比的瓷器和被中国人看作是次等艺术的艺术完全发展的时代。学者、官员精英们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以及绘画、篆刻的创造和生产者,他们还赞助了制造瓷器和所有他们所收集、收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艺人……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进展远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珍奇室”阶段,后者在欧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宋代精英们专注于与鉴定、语源学、年代测定和释义相关的知识研究……从那个产生了艺术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学者、官员精英群体中,还出现了钻研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的人物,他们使得宋代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达到了高峰。

(摘编自杰克·古迪《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